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三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十三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天津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一月

E630/10
主 编

游德昌 方兆麟

执行编辑

方兆麟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十三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4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 印张 438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201-00641-X/K·92

定 价：2.90元

目 录

中国医学界的女强人李漪教授	李 华(1)
勤奋、机遇、服务	郭德隆(28)
从事卫生防疫工作四十年	屈鸿钧(43)
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	李俊才(63)
天津警务司令部统一检查组改组前后	殷宗智(88)
国民党天津党政军会报的活动概况	李俊才(94)
天津建市前后地方税收史话(一)	孙慎言(104)
天津旧金店的经营内幕	贾耀东 刘悦西(136)
解放前天津金银首饰业概貌	李洁贤(149)
天津的南帮金店	谢铁明(159)
天津著名的正阳金店	程海鸥(164)
我所知道的天津广仁堂	周静山(167)
从育黎堂到生产教养院	苑世奎 李丽敏(173)
天津北洋时期的寓公住宅	张绍祖(182)
· 以史鉴今 ·	
一篇弥足珍贵的社会生活史料	罗澍伟(202)
· 小资料 ·	
丁懋英事略	郭振华 范永祥 (27)

中国医学界的女强人李漪教授

李 华

我的二姑李漪原是天津医学院二级教授，她为探索人类健康大敌——癌的奥秘，顽强战斗了数十年，将毕生精力和宝贵年华贡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她是我国最早的肿瘤病理学家和纯系动物首创研究者，是我国最早的女教授、女科学家之一。在肿瘤学、遗传学、生物学诸方面都作出了杰出成绩，在国内、国际上享有盛誉。1956年她放弃了在美国旧金山、柯乃尔等一流医学院和医院给予的优厚待遇，并且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到祖国，投身医学科学事业。当时天津医学院创办不久，她就应聘来津，担任教授，并且将私蓄6000美金捐献给学院，创建实验动物研究室（后改为实验病理研究室），苦心孤诣，从事开创性的科研，培养实验肿瘤研究人才和骨干力量。她为了事业顽强拼搏，终身未婚，给我们留下了“女强人”的风范。

一、女子有才又有德

我家祖籍山西省昔阳县李家沟，自高祖起世代为宦。姑姑李漪于1897年6月17日出生在广州，8岁进入广州大石街小学上学。后来其祖父官迁户部，其父也官迁吏部，举家北上，寓居北京

甜水井，李漪就读于石驸马街小学，毕业后又考入尚义师范学堂。李漪学习刻苦努力，对文、理各科都有兴趣，成绩优良，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不幸的是李家累遭变故，李漪的祖父被罢官，身心交瘁，病死京中；其父官场失职，从此家道衰落。为紧缩开支，其祖母让孙女儿首先辍学，既省去学费，又可以辞去佣工，由女孩儿承担家务活计。李漪虽力争而不能改变祖母的决断，只得向学校呈请退学。

尚义师范的校长葛文园先生是一位极其爱护英才的教育家，而且能够理解在封建思想统治下，女孩儿能够走出家门上学读书，实为不易，更何况李漪这名品学兼优的女弟子，实为芸芸学子中的佼佼者。于是葛校长亲自来到甜水井李家，拜访李漪的祖母和父母，介绍李漪在校的情况，说她是难得的、可望造就成才的女学子，中途辍学实在可惜。葛校长希望她至少坚持读完中学，当得知李家经济上确有困难之后，他就代表学校提出：对于李漪这样的优秀生学校可以免收一切费用，资助她继续上学。在葛文园校长的扶掖下，李漪才免遭失学。

1919年李漪毕业于尚义师范，尽管她品学超群，毕业考试名列榜首，但是家庭环境不容她再升大学。其祖母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家境艰难，哪有钱再供姑娘上大学！其父赋闲，从经济上他没有发言权；乃母认为：女孩儿家，操持家务，将来出嫁、相夫、育子，才是正道，何况女儿已读了十几年书，粗通文字，何须强求深造！身为女子学富五车又当如何呢？李漪知道是生活的经历使母亲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因为她的母亲何英出身书香门第，自身就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子，尤善翰墨丹青，作品曾入清宫，得慈禧之“御览”，颇受青睐。据说，还把她召入宫禁，充当过御用画师；一度还有人把她与慈禧的

另一御用女画师、著名的缪太太齐名并列。她的书画，家有收藏，晚辈们也多有所见。至于她是否入宫，充当过御用画师，笔者却是手头无资料可考。在当年封建落后的旧中国，如“才女”何英这样的妇女也不过是侍奉高堂、相夫、教子。李漪能够理解她的母亲，更能体谅她的父亲。她的父亲虽身为封建官僚，但受晚清维新思想的影响，让子女进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反对女子缠足、力排众议坚决不让祖母给孙女裹小脚。有一次，他偕僚属郊游西山，特意携女儿同游，我二姑仗着一双天然大脚，登山爬坡，捷足先行，引起大家的赞羡。他很得意地告诉大家说：我带女儿登西山，目的之一就是要请诸位明白，缠足实对女子之一大伤害，千万不能再给女孩子裹小脚了，而且也应该让她们上学读点书。可惜他虽保护了女儿一双天足未受摧残，但是无力使女儿升学深造。

一家人节衣缩食，供给3个男孩子（李漪的长兄和两个弟弟）上大学，李漪就留在家里，代替了原有的女佣，洗衣做饭。她可不是屈从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意识，她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鬼话胡说，我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叫封建卫道士们别看不起女子！”

那时九叔方桂考上了清华留美预备班。姐弟俩感情最笃，九叔把所读的书、讲义、自己做的课堂笔记给二姑阅读，辅导她自学。九叔住校，周六和周日几乎把时间都用之于为二姑解难释疑。说来有趣，九叔原来是想学医的，后来却改学文了，而二姑却对生化产生了很大兴趣，萌发了学医的念头。可是英文、数学等学科可以在家里偷偷自学，生化等课业需要到实验室里去学。如何实现她学医的愿望呢？姐弟俩一筹莫展。

机会终于来了，弟兄们打听到有一所收费不高、对贫寒而

学业优秀的学生设有奖学金的医科学校，也就是初创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即北京医学院的前身）开始招生。可是再一打听，学校初创，只收男生不要女生。李漪心里想：难道又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要成为自己前进中的“拦路虎”么？弟兄们为她冥思苦想，连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杭城的故事也都想到了，最后还是她自己提出了“毛遂自荐”的主意，闯入了学校的办公室。弟兄们采取的是向学校当局恳求、推荐，李漪则是据理力争：为什么不收女生？为什么女子不能当医生？得不到允许和满意的答复，倔犟的李漪就固执地站在办公室里不肯离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学校当局同意李漪参加考试，择优录取。

在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首届新生入学考试的试场上，满室男生中，居然出现了一名女生，“万绿丛中一点红”，引起了众人的注目和窃窃议论。李漪镇定地坐下应试，终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成为了北医大的第一名女生。

二、不为良相 可作良医

1920年步入大学殿堂的李漪，正值豆蔻年华，才貌出众，作为女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令人羡慕。那时候追逐她的人很多，很有不少可择的对象，但都被她拒绝了。她觉得自己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全副精力、时间用之读书学习尚嫌不够，恋爱择婿都是要花费时间精力的，而她恨不得上苍赋予她加倍的时间精力，用之于读书学习。尽管她从没有宣布抱独身主义，但为了学业，她把恋爱、婚姻，常人所强调的“终身大事”抛得远远的。医科大学的学习负担是很重的，尤其是对一

一个女青年，学习解剖学要面对一具具尸体，强忍着恐惧，从看老师动刀到自己动手，没有坚强意志，是难以挺得过来的。当时北医本科规定为4年，4年中要学好内科、外科、妇产科，还有五官科、放射科等等专业，每天功课排得满满的。要听课，要做实验，还要啃大部头的专书，要看中外文献，浏览书刊，从黎明到午夜，从课堂、实验室转入图书馆，4年中无一日松懈。1924年她以最优的成绩毕业了，学校拟留她当住院医生，教授希望她攻读学位，而北京协和医学院也提出聘用她的邀请。她接受了协和的聘请。

那时候，协和医学院正式开创才不过3年多（新校舍落成于1921年），但在国内外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李漪既非协和出身，而能被协和聘请，除了她的母校与协和关系比较密切以外，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她的学业成绩优于一般而受到来自协和的兼课教授们的器重和推荐。李漪是学院唯一的女学者，她兢兢业业刻苦自砺。比她年长一岁的胡正祥（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的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先生自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成归来，也应聘于协和。胡先生年纪轻轻治学严谨，从事病理学的教学与科研，李漪尊胡先生为学长。在胡先生带领下，他们做了将结核菌接种到实验动物小白鼠体内，探索单细胞的反应形成取得成功，这也就是她后来做实验动物研究的一个起点。对病理学的研究，她有浓厚的兴趣，在尸体和活体病理检查中，用肉眼和显微镜观察病体标本，分析病变的性质和诊断，找出发病、致死的原因，犹如深海探宝，使她忘却一切。她每天在实验室里做切片，和显微镜打交道，经常工作到深夜，就是过年过节及过协和所重视的圣诞节，她也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但是在这所名气大、专家多、条件优越的高

等学府里，大权几乎都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门户之见”也很深。李漪既非协和出身，又是中国女性，学院当局和美籍教授乃至一些中国教授，对她总是不能一视同仁。最突出的是表现在不给她临床实践的机会，这使李漪很苦恼。于是她在协和工作两年之后，于1926年毅然离开。

离开协和是一般人不易理解、为之惋惜的，而李漪还决心离开北京，背井离乡，只身南下湖南，应聘于湘雅医学院。湘雅与协和关系比较密切，在很多方面学习、仿效协和，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也比较严格。李漪被聘任为住院医生。她的第一个病人是患有癫痫病的孕妇，已经到了临产期，肚子格外大。那时候还没有“B超”之类的检测手段，全靠听、按、摩这些办法来检查。她查出这名孕妇怀的是双胞胎，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她作了种种准备和安排，特别注意了防止临产时诱发癫痫。在产房里，她守护在产妇身边，心里想着此时此刻有三条生命系之于她的身上，不能有半点含糊。她把满腔的责任感和爱倾注在这张产床上，产妇想使劲，抓住的不是冷硬的铁床栏而是李大夫柔软的手；面对的是既和蔼可亲又堪信赖的面容。第一胎儿呱呱降生了，李漪一面安抚着产妇，一面镇定地接下了第二胎儿，母子平安。经过了一个长夜的辛劳，付出了几身汗水和许多的担心，该让医生喘口气了，可是产妇续发宫缩，还有第三胎待产。李漪惊出了一身冷汗，强令自己镇定地采取应对措施，稳定产妇的情绪。她顾不得自己的疲惫，也顾不得让助产士为她擦一擦满脸汗水，使出全身“解数”，终于接下了第三个胎儿，母子平安无恙。一胎产三子，是比较罕见的，而产妇又是癫痫病患者，李漪医生在湘雅的病房里可算是创了一个奇迹，医院上下，对新来的年轻女医生赞誉不已，产

妇一家对她感激万分。可是李漪却陷入了深深的自谴，她看到了自己临床经验的不足，对这样一位产妇，只考虑到了双胎、难产、并发癫痫，却没有考虑生三胞胎的可能性。她更重视了理论与临床经验的结合，要求自己提高病理学与临床的水平。

在湘雅工作了两年，她的医德、医术赢得了学院领导的器重，医护人员的爱戴和就诊病人的信赖、赞扬。院方决定将她提升为总住院医生，还有人希望她在湘水之滨结婚成家。可是她却出人意料地决定离开湘雅而接受了南京鼓楼医院的邀请。

湘雅的牌子虽不如协和那么响亮，但在大江南北还是很有名气的，南京鼓楼医院则更逊一筹。湘雅“总住院医生”的职位正在等待着她，而鼓楼医院没有这些等级，只是请去担任内科住院医生。有人弄不明白李漪为什么要放弃眼前称心如意的工作，而去鼓楼医院呢？李漪却认为：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治病救人，鼓楼医院医生那么少，病人那么多，比湘雅困难，我为什么不去助一臂之力呢？她到了南京，成了内科的主力，又看门诊，又管住院。本来病人就多，而她一贯认真负责，对每一个病人，每一个诊断结论都要仔细推敲，付出的时间精力倍于其他医生。尽管疾病是多种多样，千变万化，而她做到无一误诊，积累了很多临床经验，取得了很高的声誉。她为鼓楼医院度过了医疗力量不足的难关，而她并没有留恋古城南京美丽的山山水水和医院给予的优越条件，一待医院充实了人力，她又提起简单的行囊南下广州，应聘到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广州是她的父辈早年宦游的旧地，也是她出生的地方，故地重游，多少有一点寻觅孩提时踪迹的罗曼谛克思想，不过更多的是想看看广州的发达，西医的先进情况。

广州中山医学院是一所8年制的医学院，可以说是一所“全盘德化”的医学高等学府，主事的是德国人，从教务、医务到各科主任也都是德国人，与他们在一起工作、生活都要用德语。李漪在大学、在协和的时候，第一外语学的用的是英语，德语是作为第二外语选修的，而她学得努力，功底很好，教病理学，不仅能按学院的要求，使用德文教材、文献，而且能用德语授课。至于那些德国同仁们，大都不会使用汉语，离开了翻译就举步维艰。李漪为他们当翻译，难能可贵的是她毫不计较这份额外的负担，不摆架子。当时国内的西医已有英美派、德日派之分，她在中山大学医学院虽然呆了不到两年，但她不分“份内”、“份外”地做了许多工作，了解了德日派医学的某些精深之长处，李漪觉得很有收获。

1929年底她又应聘于上海医学院，在病理学科一呆就是5年。病理学科主任谷镜汧教授，留学德国，病理学方面的造诣很高。谷教授对于李漪这位已过而立之年还过着独身生活，一心却扑在事业上的女同行非常敬爱，非常器重，两人合作得很好。全学院外科病理学由李漪独自担任，还兼兽医病理学的讲授。她有机会做了很多尸体解剖，从手术中了解、掌握肌体内部器官不同部位、组织及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内的“奥密”，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手术经验。她对肿瘤及肿瘤病理学的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致力最多。此外，她还因江淮地方病的特性，致力于研究血吸虫病、恶性疟疾和黑死病。5年中，教学相长，她在医疗、科研、教学各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也增长了才能，很具备了争取从副教授升教授的实力和条件，可是她又手提行囊去了杭州，到规模甚小，名牌远不如上海医学院响亮，自然也无权授予职称的浙江医学专门学校任教。

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即杭州医学院的前身，创建伊始，困难很多。派员到上海希望能请到一位能教病理学的教师，上医的李漪愿意应聘，出人意料。可是李漪却十分理解创业艰难，愿意助浙医专一臂之力，她曾开玩笑地说：我没有家室之累，最适合当一名“游方郎中”。到了杭州，学校给她配备了两名助手，她就把病理学学科办起来，教学、科研一肩挑，课堂教学、实验室的解剖、尸检，乃至临床体检的诊断都依靠她。同时她还极力主张开展与当地人民健康关系密切的血吸虫病、寄生虫病的调查研究，限于条件，她只研究了多种寄生虫病。抗日战争爆发后，杭医的工作终止，她怀着未能及时研究血吸虫病的遗憾，离开了杭州。

敌机在沪、宁一带狂轰乱炸，她不得不偕着她的老母和我开始流亡，饱经战乱之苦，辗转颠沛于后方的西南城乡。当我们从昆明折往重庆的时候，适逢颜福庆教授由上海到了重庆。李漪与颜先生的交情介于师友之间，颜先生曾任过协和医学院的副院长，又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办人，是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和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正直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为奔赴国难，从海外归来。1939年自香港抵达上海，汪伪政府企图诱迫他出任医务卫生方面的要职，日本侵略者也诱迫他为所谓的“东亚共荣”充当吹鼓手，出席“东亚医务卫生会议”。颜先生不惧敌伪的胁迫，摆脱纠缠逃离上海。李漪与颜先生既有旧交，又有新知，因此更加敬佩。听颜先生说上医将迁往昆明，而我们却刚离开昆明，颜先生就建议李漪到贵阳医学院去，据说贵阳医学院办得很不错，就是缺乏教学临床人才，尤其是病理学方面的人才难得。李漪很尊敬颜先生，同时在川滇境内流亡，深深感到处于西南大后方的川滇筑等城市应该办好几所大医院，救死

扶伤，培养医学人才，亦属救国救民之举。于是接受了颜先生的举荐，不顾西南公路晓行夜宿、颠簸行旅之苦，又登程赴筑。一到贵阳医学院，她就拣挑重担，一身担任了病理、细菌、寄生虫三科的主任。每天从早到晚有那么多工作事务等待着她，那么多学生、病人包围着她，能够安安静静吃一顿饭，睡上六七个小时囫囵觉都很不容易。战争失利，敌军逼近西南，贵阳遭到敌机轰炸。轰炸机隆隆地低空盘旋，机枪叭叭地扫射，作为医生，她不能扔下病人，放下手术刀去躲警报，她说：我才不怕炸弹在我身边开花，我担心的是手术中停电，轰隆的敌机声炸弹爆炸声，惊吓坏了手术台上的病人。有一次敌机来了，炸弹响了，病人都转移了，医护人员也进了防空洞，最后撤离病室的李漪，被催促得匆忙，平日又缺乏这种“跑警报”的锻炼，下楼梯时摔伤，造成左腿骨折，大家为她担心，而她仅仅请青年同事为她在办公桌底下铺设了一个床位，每天就蜷缩在桌子底下，还说：“满好，满好！”又养伤，又躲警报，就近过问科室、病房里的事情，不误工作。不久，贵阳医学院与上海医学院奉令合并，建院重庆。李漪的腿脚仍不良于行，只接受了教授的聘书，暂时摆脱了其他行政、医务工作，致力于病理学专业。

1944年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在四川的医学院校拟挑选一名医生去美国。放洋赴美，这是很多人想往、争取的机会，尤其是经过了漫长的战时艰苦岁月，更希望得到这个机会。而李漪却似乎天生的与众不同，对于出国升迁一类名利悠关的事情从不关心，更不追逐。可是这个机会却落到了她身上，由于众多医学界前辈名家的推荐，特别是原协和美籍教授、著名医学家威斯·霍普的推荐，美方也希望李漪前往。于是，国民政府

教育部作出派遣李漪赴美的决定，并且于1945年夏初发出了正式通知。当时，我的九叔李方桂、婶母徐樱都在川中大学任教，她把我和她的母亲托付给他们，便整装只身去美国了。

三、身居异国 心怀故土

李漪启程赴美的时候，战争还没有正式结束，只能先乘飞机到印度，而后改乘海船。这是当时由大西南去美国的唯一途径，也是极艰苦的旅程。她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海上生活，才到达大洋彼岸。20年“游方郎中”的生活，艰苦辛劳，特别是战争年代，艰苦倍增，她又很少注意自身的健康，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加之这一趟漂洋过海，饱经风波之苦，抵达加拿大，她就病倒了，所患为严重的维生素缺乏症，浑身无力，不要说行走，就是站立都很困难，不得不在加拿大入院就医。住院治疗了几个月，才得以康复。

李漪这次出国，虽系国民政府派遣，但也是美国邀请的访问学者，一切费用都由美方担负，提供的条件也是比较优越的。机不可失，时不可待，尽管她身体还有些虚弱，却以坚韧的精神撑持着，从加拿大开始，作学术上的参观、访问。如在蒙特利尔市大学医学院，内分泌研究室的主任亲自陪她参观，详细地向她介绍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的情况，这对于她后来回国创办动物实验研究室有一定的影响和启发。到了多伦多，她又会见了原来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客座教授的医学家焦森·尼登，这真是“他乡遇故知”，两人都高兴极了。经焦森·尼登教授的介绍和推荐，李漪到了扬特大学板亭物质代谢研究所。这里的生物研究所正在着手细胞体外培养的科学的研究，当时这

还是一个新的科学研究领域，李漪参加了这方面的科研活动，亲手做了小鼠乳腺细胞培养，并且取得成功。所方很器重这位来自东方的医学界女学者，研究所拥有各种各类肿瘤的实物标本，都提供李漪使用，她得以观察了各种各样的肿瘤实物，也促使她对于研究肿瘤、癌症病理学的专业兴趣更加浓厚。

1948年李漪从加拿大到美国哥伦比亚医学院（内、外科医学院）继续进行病理学研究，侧重于肿瘤病理学的研究。学院不仅名家荟萃，而且有丰富的肿瘤实物资料和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在一个既可称为展览大厅，又可称为研究室的大厅里，陈列着许许多多肿瘤切片标本，每份标本都记载了患者的国籍、姓名、职业，乃至简要病历，一些世界名人患肿瘤手术后的切片，也保存在这里。大厅里还陈设了一台又一台的许许多多先进的显微镜，供科研人员使用。当时这家学院在肿瘤专科方面，无论科研与临床都属第一流水平，纽约各家医院的肿瘤x光片大都送到这里来鉴定。李漪在这家著名的、设备完善的医学院，接触了很多瘤病例，做了许多临床工作，特别是癌症的诊断、治疗。在科研方面做了体外癌细胞培养、恶性肿瘤的接种、化学物质诱发癌的研究等等，在当时都属于高难度很大的实验，也受到了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的指点和教益。随后，她又到柯乃尔医学院病理科和动物体外细胞培养室从事科研。她在美国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肛门淋巴病》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外科学》杂志刊载问世，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成为了她的“成名”之作。

在美国医学界，中国女医学家李漪教授享有了一定的知名度。经洛氏基金会的两位名家的推荐，她又得以到美国东海岸的缅因州海滨一所基因与生长的研究所去工作。所长勒特教授

原是密西根大学的校长，在国际医学界中他是纯系动物培养的首创者，当时勒特教授正从事这项带有开创性的科研工作。他对李漪极表欢迎，热情接待她参加他的科研，不仅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而且允许她到他个人的研究室去做试验。在欧美一些国家，一些著名的学者教授的个人专用实验室，不经允许是不能进入的“禁地”，勒特教授这样对待李漪，表明了他对这位中国女学者的器重、信赖。对此，李漪十分珍重，学习、工作倍加努力。

勒特教授开创培养纯系动物，是用一胎生的雌雄动物（小鼠、小兔）进行交配，连续若干代后，这些动物的基因一体化，互相之间可以植皮、移植细胞而不产生排异，能有这样的纯系动物做试验，其所得结果可达到准确、可靠，所以医学、生物学界称之为“生物天平”。勒特培养出这种纯系动物，被高级的生物医学科研和科研单位所采用，成为必备的实验动物。李漪在那里从理论到实践都得到了勒特教授的亲传，并且在所培养的纯系小白鼠身上成功的进行了肾上细胞的某种实验。当时和李漪在一起跟随勒特教授从事纯系动物培养工作的还有焦基·斯乃尔，焦基·斯乃尔于1980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李漪在勒特教授身边工作很有成就，但是意外的灾祸降临了，海滨森林大火，不仅把研究所烧毁了，李漪多年辛苦积累的科研资料、珍贵图书文献以及他个人购置的科研仪器、打字机等等工具也都付之一炬，她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火灾之后，勒特教授介绍李漪到美国国家癌瘤研究所工作。她开始用当时还很稀有的纯系小白鼠做肿瘤接种，探索癌的发生、转移的奥秘。四易寒暑，孜孜不倦地实验、钻研，掌握了很多第一